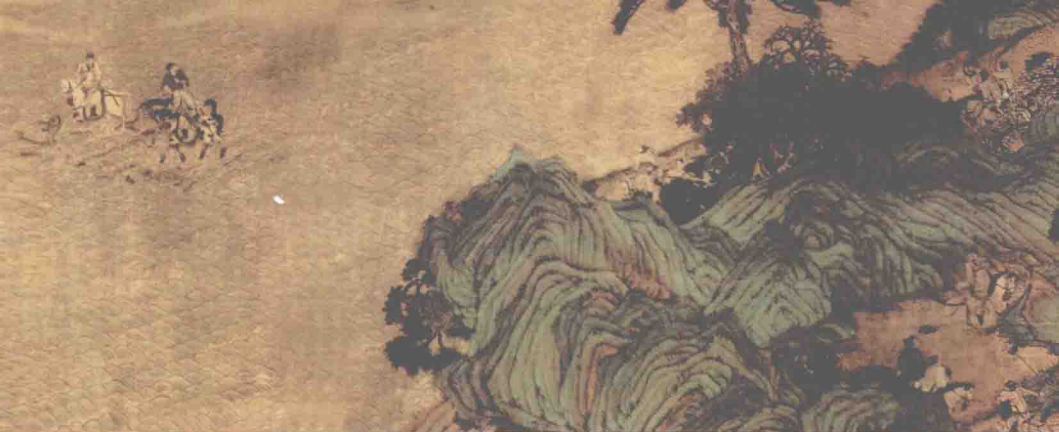




二〇一三年·第一辑

書品

SHUPIN

- ◎章景怀 读《启功日记》的回忆
- ◎穆克宏 我与中华书局
- ◎戴燕 历久而弥新——读余英时《钱宾四
- ◎孙昌武 古籍注释中涉及佛教内容的问题——以《贯休歌诗系年笺注》为例
- ◎徐卫东 韧性、差异化竞争及推广——我编辑黄仁宇作品的体会
- ◎吴小如 石永懋编著的《论语正》

中华书局

| 目 录 |

纪念启功先生诞辰百年/005

章景怀 读《启功日记》的回忆/005

白化文 《启功日记》读后/009

序跋录/012

李家真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序：浪漫英雄福尔摩斯/012

学林往事/016

穆克宏 我与中华书局/016

评书论学/021

戴 燕 历久而弥新——读余冠英《诗经选》/021

孙昌武 古籍注释中涉及佛教内容的问题——以《贯休歌诗系年笺注》
为例/027

芦春艳 《欧阳修诗编年笺注》读后/041

关尔佳 简评最新出版的《颠顶日历表》/045

林日波 清代世家联姻之渊薮 文学研究递进的基石——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049

胡 瑜 一部戏曲史的世纪沉浮——评《菊谱翻新调：百年前日本人眼中的中国戏曲》/057

曹旅宁 读黄永年先生著《茭蒲青果集》/060

编撰摭谈/065

徐卫东 韧性、差异化竞争及推广——我编辑黄仁宇作品的体会/065

读书札记/081

周春健 《经学通论》校读札记/081

二十四史点校本档案选31/096

校点《新五代史》补充体例(修改稿)/096

商榷篇/104

吴小如 石永懋编著的《论语正》/104

毛文鳌 《南雷学案》纠谬一则/113

张文冠 《五岳游草 广志绎》点校补正/118

新书介绍/122

焦雅君 “董桥年”的压轴之作——《旧日红》/122

书苑撷英/125

刘凤苞 撰《南华雪心编》/125

加藤繁 著《中国经济史考证》/126

陈鼓应 著《道家的人文精神》/127

柳 荫 著《柳荫狂草李白诗卷》/128

| 目 录 |

纪念启功先生诞辰百年/005

章景怀 读《启功日记》的回忆/005

白化文 《启功日记》读后/009

序跋录/012

李家真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序：浪漫英雄福尔摩斯/012

学林往事/016

穆克宏 我与中华书局/016

评书论学/021

戴 燕 历久而弥新——读余冠英《诗经选》/021

孙昌武 古籍注释中涉及佛教内容的问题——以《贯休歌诗系年笺注》
为例/027

芦春艳 《欧阳修诗编年笺注》读后/041

关尔佳 简评最新出版的《颠顶日历表》/045

林日波 清代世家联姻之渊薮 文学研究递进的基石——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049

胡 瑜 一部戏曲史的世纪沉浮——评《菊谱翻新调：百年前日本人眼中的中国戏曲》/057

曹旅宁 读黄永年先生著《茭蒲青果集》/060

编撰摭谈/065

徐卫东 韧性、差异化竞争及推广——我编辑黄仁宇作品的体会/065

读书札记/081

周春健 《经学通论》校读札记/081

二十四史点校本档案选31/096

校点《新五代史》补充体例（修改稿）/096

商榷篇/104

吴小如 石永懋编著的《论语正》/104

毛文鳌 《南雷学案》纠谬一则/113

张文冠 《五岳游草 广志绎》点校补正/118

新书介绍/122

焦雅君 “董桥年”的压轴之作——《旧日红》/122

书苑撷英/125

刘凤苞 撰《南华雪心编》/125

加藤繁 著《中国经济史考证》/126

陈鼓应 著《道家的人文精神》/127

柳 荫 著《柳荫狂草李白诗卷》/128

书品

2013年第一辑

(总第138辑)

主办单位：中华书局

主 编：余 喆
副主编：尹 涛

编辑：《书品》编辑部

责任编辑：梁 彦
装帧设计：周 玉

邮编：100073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编辑部电话：(010) 63458236

邮购部电话：(010) 63453762

传 真：(010) 63458226

印刷：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网址：www.zhbc.com.cn

电子信箱：shupin@zhbc.com.cn

定价：8元

读《启功日记》的回忆

章景怀



启功一家

启先生平时并无记日记的习惯，2005年先生去世后在整理先生遗物时发现一些断断续续的日记，

尤其宝贵的是先生在“文革”初期的两年有相当完整的日记。先生只是如实地记录了每天都干了些什么，这让后人能客观真实地了解一个高校教师在“文革”初的几年每天的生活、工作，同时，也勾起我许多回忆。

1957年底先生被划“右派”后，由黑芝麻胡同搬到小乘巷两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南屋，由于地方太小，两个大书架只好放在了北屋我父母的屋内，先生当时在社会上还未享有盛名，但在文博和学术界很有名气。所以每天先生家中仍

是高朋满座，生活平静而充实。先生的《古代字体论稿》和《诗文声律论稿》都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这平静的生活在1966年被突然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社会生活一片混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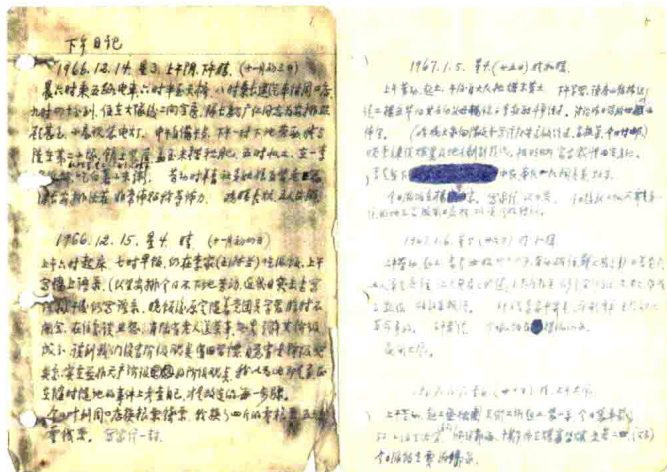
我当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对这场政治运动并不理解，对停课闹革命既高兴又担心：高兴可以不上课大玩特玩了，但担心以后怎么办？随后发生的“破四旧”运动让我终生难忘，恐怖的记忆永远留在了脑海中，原因是196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20周年，我看了几部反映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电影，“破四旧”时红卫兵对待“阶级敌人”的做法和电影中的镜头如出一辙，我第一次看到了人性残忍的一面，一群天真、性本善的青少年受到了怎样的蛊惑，变得如此残暴？我的长亲中无无产阶级也无反革命分子，但大多成了革命对象，各家人人自危，把家中自认为是“四旧”的东西自行处理了，先生放在北屋的两书架书籍就成了

先生的心病，不知如何是好，先生只好请示师大红卫兵，负责人问明情况说“就先封上吧”。1966年8月27日晚，师大中文系来了几个红卫兵，把两个书架先用报纸封好，再贴上“师大红卫兵封”的封条，使这些图书躲过了一劫。当时北京“破四旧”的主力军是中学红卫兵，抄家、打人主要是这些涉世不深血气方刚的青少年所为，社会一片恐怖。不时传出某家被抄了某人被打死了的消息，谁也不敢到谁家串门，先生家倒真清静了，再无了往日的谈笑声，但大家还是相互惦念。我因是孩子，就成了长亲之间的联络员，先生常派我去看望他的一些朋友。先生在师大的同事刘盼遂先生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历史系教授刘企戈住在大乘巷，是近邻，据说刘先生做过张学良的英文秘书，不知迫于什么历史问题压力，夫妇俩穿戴整齐服毒自杀，这无疑对先生刺激不小，后听姑姑讲先生确曾有过轻生念头。那年月“有问题”的人是无权

自杀的，那叫“自绝于人民”。一天先生带我去王府井，走到南口青艺门口，碰到正在卖小报的老舍夫人胡絮青，她一把揪住先生只说了句“真惨哪”（指老舍自杀），因在公共场所不能详谈。

1966年8月25日学校红卫兵让教授降工资登记，9月5日先生按“摘帽右派”待遇每人15元，共领回30元。姑姑家生活马上紧张起来。幸亏先生的好友熊尧是中科院研究员（其妻梁静莲是先生学生），伸出援手使先生度过难关，12月才领到补发工资。

在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年代，每人根据不同工种每月领相应粮票，每月24日才能开始使用次月粮票，孩子多的家庭多出现寅吃卯粮的情况。1966年10月6日，粮店工作人员到院发粮票时发现了先生被封的书架，此人为了表现他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性，马上变脸询问怎么回事，且不再发给姑姑家粮票，要求由师大红卫兵出具证明，证明先生没有现行反革命行为，才能酌情处理。姑姑家面临断粮危险，先生到校找红卫兵头头反映情况，经过八天才拿到师大



启功先生日记

中文系红卫兵组织开具的证明，领到口粮。

中文系造反派为了让几位老教授在这场运动有所表现，要他们自费买了红油漆，去周口店参加劳动，为农民写标语和毛泽东语录。1966年12月14日晨6时，我送先生去天桥长途汽车站，几位老先生集合乘长途汽车去周口村，经过三十几天劳动，1月17日返京，我去天桥车站接，用自行车先驮行李回家，先生乘公共汽车，没想形势又突变，满墙写标语的行为被说成“红海洋是个大阴谋”，老先生叹道：“又白干了！”

到1971年下半年，“文革”还在继续，学校军代表通知启先生去“24师”报到，先生闻讯莫名其妙，心想：自己一辈子没和军队打过交道，让我去“24师”干什么？后来才知道，是让先生去中华书局参加标点“二十四史”工作，这无疑对先生是天大好事，可以暂时离开学校的“文革”环境，又能发挥自己专业特长。1971年8月30日，

先生被借调到中华书局直至标点《清史稿》工作完成，先生重新回到学校。

像先生一样原本与人无争与世无争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十几年不能做自己喜爱的工作而被迫卷入残酷的政治斗争，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直到改革开放后，先生才重登讲坛，有了一个大学教授正常的工作环境，一个公民应有的生活和做人的尊严，一名教育家、艺术家应有的荣誉。

先生日记中有一段记述1983年第一次在日本举办个人书画展活动，此次展览由荣宝斋主办。先生用这次展览所得，买了一部复印机捐给了北京师范大学。据说这是师大拥有的第一部复印机，所以不可小看先生此次捐赠。对此，先生在日记中竟无记录，我现在写出来算作是一个小小的补充。先生留存的日记并不多，却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在几个历史阶段的心路历程，也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启功日记》读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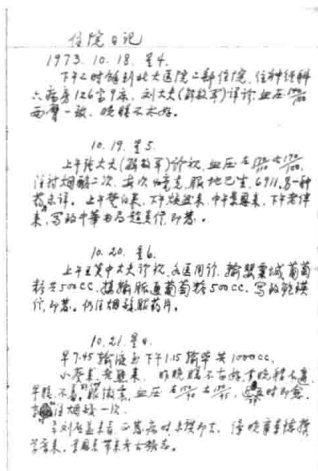
白化文

中国人写的日记，汗牛充栋，出版的不少。研究者也不少，并因而出现了研究日记的“日记学”。我只是个爱读日记的读者，绝非研究者。

“老爷子”是我对启先生的一种带有特定性质的称呼，其解释已见于《以观沧海》一书中拙稿“追忆陪侍启先生”一文，不赘言。在与启先生有过往来的人群中，我是最不足道的一个。时间短，主要集中在1974年以后的小乘巷时期。关系浅，表现在一张老爷子赏的字也没有。何以故？小乘巷时期，老爷子天天写字，我要一张不难。可

是，一则那时我很穷，家累颇重，那时装裱费相当贵。1980年，吴小如老师主动赏给我们夫妇一张小立幅，我托朱季潢（家潜）先生送到故宫去裱，用了20元，相当我一月工资的近四分之一。现在，机裱已经便宜到不及一顿便饭的价格，真是不成比例啦。二则，自从沈玉成学长揭示出启先生与我的某种可能存在的或然关系后，启先生对我就什么也不称呼了，听我叫“老爷子”，唯唯而已。你说，上下款可怎么写，我也就不再难为老爷子了。

闲言少叙，且说日记。文艺性



启功先生日记

强的,包括日记体小说等,那是很能激起青年人的热情的,可能也比较容易读。学术性专业性强的,如《缘督庐日记》《王伯祥日记》,那是学术界人士可以参考的。研究者为之注释者也不少。启先生日记则大体上属于备忘录性质。这样的日记公布者颇多,也很被史学家看重,因为,其中能提供某些丰富的信息。有的则埋伏着许多宝贵信息。备忘录中埋伏特多。

备忘录性质的日记很难百分之百地读通。它本是作者自己写来备忘的,相关的人、地、事、时过境

迁,事过境迁,外人总是不能像作者本人那样明白透彻。此乃必然之事。我读老爷子这些篇日记,最多是感受一下气氛,要说让我篇篇都念明白了,如果没有明白人注释,那可绝对不成。

再说“气氛”,或者说是其中透露出的时代气息,作者暗藏着的褒贬之意,老人儿兴许多少有点感触,青年人就得平心静气地读一读某些注释或辅助性的说明文字啦。读老爷子日记,我是从认真读柴剑虹先生“附录”开始的,继以读“出版说明”和书中偶尔出现的注释。这都受益良多。



因而，我主张，要让后代读懂，哪怕只读懂一半老爷子的日记，必须由现存的知情者通力合作，搞出一部详尽的注释来。

读日记，我虽半懂不懂，可是强烈地感受到老爷子和平与文明的德性，处事不惊的恬适情怀，率真的人格表现。我曾在几年前写

过一篇短文《启先生是圣人》，至今以为这样的评价是准确的。这圣人是中国的，包融着儒家的中庸之道，佛家慈悲慈爱之心，以及道家特别是庄子思想中的某种处事之道。“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一”，进而达到“若婴儿之未孩”。

中华书局出版纪念启功先生百年诞辰书目

启功三绝（线装本）	侯刚、李强、柴剑虹 编选，章景怀 审定	3960元
启功韵语精选（线装本）	启功 著，侯刚 选编，柴剑虹 校订	380元
启功丛稿（全四册）	启功 著	137元
启功日记	启功 著	28元
启功给你讲书法（典藏版）	启功 著	29元
启功谈中国名画	启功 著	39元
高山仰止——论启功	柴剑虹 著	29元



启功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序：浪漫英雄福尔摩斯

李家真

世上有许多曾经在某处、此刻在某处、将来或者在某处的人，我们不曾听说、无缘识荆，甚至于，将来也永远不会了解。对于我们来说，他们的离合悲欢，他们的喜怒哀乐，既不是司空见惯的常事，也不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更不是铭心刻骨的记忆，仅仅只是，并不存在的虚空，如此而已。

也有一些人，曾经的下落颇有疑问，此刻的踪影不易找寻，将来的行藏更是无从预期，然而，我们对他们非常熟悉，熟悉他或者她的相貌、熟悉他或者她的性情、

熟悉他或者她的一颦一笑、熟悉他或者她的一言一语，熟悉到想用自己的心思和力气，为他或者她在身边的世界里找一个笃定的位置。

这些人当中，就有歇洛克·福尔摩斯。

他也许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也许住在某条真实街道当中的某间虚拟公寓，也许拥有凡人难以企及的高超智力和凡人难以认同的智力优越感，也许拥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可钦信念和“无艺术即无意义”的可疑立场，

也许拥有视邪恶罪行如寇仇的侠肝义胆和视他人疾苦如无物的铁石心肠，也许拥有最为充沛的精力和最为怠惰的习性，也许刻板自律，也许佻脱不羁，也许是最不业余的业余侦探，也许是最不守法的法律卫士，也许拥有一个滋养思维的黑陶烟斗和一只盛放烟草的波斯拖鞋，也许拥有一件鼠灰色的睡袍和一堆孤芳自赏的古旧图书，也许还拉得一手可以优美醉人也可以聒噪刺耳的小提琴……

他自己说：“我的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逃亡，为的是摆脱平淡庸碌的存在状态。”（《红发俱乐部》）同时又说：“生活比人们的任何想象都要奇异，人的想象根本不能与它同日而语。”（《身份问题》）也许，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他才会让我们如此难以忘记，因为我们偶尔也会厌倦“平淡庸碌的存在状态”，偶尔也希望看到生活之中的种种奇异——毕竟，连他的忠实朋友华生都曾经忿忿不平地对他说：“除了你之外，其

他人也有自尊，搞不好还有名誉哩。”（《查尔斯·奥古斯都·米尔沃顿》）

也许，文学形象之所以可以比血肉之躯更加动人，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告诉我们，人生之中，终归有其他的一些可能。无从逃脱的此时此刻之外，终归有一个名为“别处”的所在。

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柯南·道尔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 1859~1930）陆续写下了这些他自己并不看重的文字。一百多年以来，数不清的读者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喜欢上了他笔下的这位神探，喜欢上了神探的医生朋友，喜欢上了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昏暗街灯，喜欢上了风光旖旎的英格兰原野，喜欢上了各位蠢笨低能的官方探员，甚至还喜欢上了神探的头号敌人、智力与他一时瑜亮的莫里亚蒂教授。更有一些读者对神探的演绎法如醉如痴，不遗余力地四处寻觅他和他的朋友在现实中留下的蛛丝马迹，以至于最